

殇

shangcheng

城

网络原名《赤裸之城》，火爆点击逾千万

赵小赵◎著

南方都市报、重庆商报、
五十余位资深编辑记者鼎力推荐
家庭、知音等报刊

国内首部披露期刊界内幕的长篇小说

一座让爱情伤痛的城池——重庆

一座让爱情伤痛的城池——重庆

袒露灵与肉之冲突

袒露灵与肉之冲突

演绎生存和道德矛盾

演绎生存和道德矛盾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城

2000年10月10日 星期五 第1000期

本報地址：重慶市中二路100號 電話：(023) 26111111

本報訂閱：(023) 26111111

本報廣告：(023) 26111111

本報發行：(023) 26111111

本報印刷：(023) 26111111



重慶市...
...
...

殇城

shangcheng

赵小赵◎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殇城/赵小赵著.
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7.4

ISBN 7-216-04815-6

I. 殇…

II. 赵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10786 号

殇 城

赵小赵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96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
字数:179 千字
版次: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数:1-10 000
书号:ISBN 7-216-04815-6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7.25
插页:1
印次: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20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1 第一章

毫不讳言,重庆就是一个强壮鲜活的肾脏,而长江和嘉陵江则是两条畅通无阻的输尿管。汹涌澎湃的肾上腺激素常常让我血液沸腾……

9 第二章

我一直觉得重庆这座城市天生充满无法抵挡的诱惑,白天雾气蒸腾如梦似幻,夜晚笙歌艳舞纸醉金迷,男男女女浸淫其中,骨髓里难免滋生出一点暧昧。

第三章 17

我知道思娅性子急、用情深，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，真要被她发现我是个朝三暮四的陈世美，她不割了我才怪。心情一烦躁，我就在家里三天两头地跟思娅拌嘴，也懒得跟她亲热，她果然被激怒，在家里摔摔打打，后来我一合计，闹得越凶越好，到时实在想不出拜拜的理由就说是性格不合。

第四章 28

我的放纵是否因为内心的惶恐，我是否一直在寻找一种母性的慰藉？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觉得不安全，是人性本身的脆弱，还是物竞天择的残酷法则？

第五章 45

我说你娃不相信我的品德也要相信我的品位，我真要是饥渴了也只找良家妇女。孟辉笑嘻嘻地说：“程哥，你看看，思想又落伍了吧？时代在改变，社会在前进，追求需要多元化嘛！”

55 第六章

其实我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堆这辈子必须还的孽债，只是我们看不见，或者藏在心中故意视而不见，但孽债迟早会找上门来，无人可以逃脱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我想要是我能看见自己身后那堆孽债的话，那必定是一行排成长队的女鬼。

64 第七章

我承认自己沉醉于放纵的生活，为了飞黄腾达不择手段，可是我一直不肯轻易地放弃她，想为自己的回头寻找最后一个脆弱的理由，但她没有经受住考验，一个虚拟世界中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就摧毁了她的爱情防线，这到底是我更卑鄙还是她更残忍？

73 第八章

思娅，我曾经亲爱的思娅正坐在雨中哭泣，此刻，她是不是又想

目录

到了要和我分手？她心中是不是又升腾起了绝望的情绪，如沿着古老墙根生生不息疯狂蔓延的春草？

第九章 82

用钥匙打开一楼大厅的房门，里面阴森灰暗，我试着去开灯，但没有一盏是亮的，只好依靠手电筒照明了。我看见天花板和通往二楼的楼梯扶手上都雕刻着圣经里的诸色人物，在手电筒幽幽的光晕里，那些古老的魅影似乎随时会像长着翅膀的吸血蝙蝠扑面而来，着实有点吓人。

第十章 93

今晚重庆的月亮是否和北京的月亮一样皎洁，她是否也和我一样多愁善感目光哀伤？刚要朋友那时候，思娅最喜欢在我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诵席慕蓉的诗歌《白鸟之死》。如今，谁还是白鸟，谁还是世间惟一能伤她的射手？此刻，她又醉生梦死在谁的怀中？

102 第十一章

我想这个世界真他妈的不太平，人人都没有安全感，走夜路可能一脚踏到没有盖子的窖井里，吃的肉可能是病死毒死的肥母猪，就连睡在自己枕头边的老婆都可能是同床异梦，时刻准备着席卷细软和奸夫私奔。靠，一切都乱套了，简直毫无秩序可言！

112 第十二章

天黑了，蟋蟀偷偷地哭起来了，一个男人孤独地站在阳台上，站在重庆这座骚动不安的城市的某个角落里，他形容憔悴，浑身颤抖。蓦地，他划燃了一根火柴，点着了厚厚的一摞信纸，那是大学时代一个女孩写给他的所有情书，纸片在夜风中沉默地翻舞着，如同在祭奠一份悄然死去的爱情。

121 第十三章

孟辉辩解说：“群哥，男人在外面偷腥一般只是身体的放纵，是生理需要，跟爱情无关，所以可以容

忍,但女人出轨一般都是心灵的背叛,是心理需要,性质就严重多了,所以不能容忍。”聂智群用鄙视的眼光看着孟辉,说你这简直是谬论,荒诞不经!荒诞不经!

第十四章 130

有时我想生活是如此戏剧,你方唱罢我登场,没有谁可以担当永远的主角,没有谁是永远仆从别人的配角。每一个故事在演绎的时候就悄悄留下了伏笔,后来所有情节的转折就遵循着这些看不见的伏笔。佛曰:“欲知前世因,今生受者是,欲知后世果,今生作者是。”而我现在所遭遇的奇耻大辱,莫非正是缘于我种下的前因?

第十五章 139

看见韩琼满眼的深情,我不愿意她存有任何幻想,就装做很惋惜的样子,说我跟美琪的恋爱进展顺利,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,喜欢也白搭。韩

琼叹了口气，没再问下去，看了一会电视，她伏在我臂弯里渐渐地睡去。看着娇躯阵阵、像小猫一样蜷缩成一团的韩琼，我突然觉得她睡觉的样子有点像思娅。

153 第十六章

我对美琪是不是背叛我并不很在乎，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不爱她吧，我一直觉得她不是我真正的女人，对于不是我的东西，我向来不是很重视，就像一只花瓶，有个缺口并不要紧，只要不妨碍使用就可以了。

163 第十七章

我想除了小妍的父母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小妍，我要是把她从小到大的那些破事情都写成文章，一定是扯眼球的独家猛料，可是我不愿意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不愿意落井下石。

第十八章 174

我吞吞吐吐，还是表示不愿意写。陆总编马上把脸拉长了，他瓮声瓮气地一连问了三个问题：“程浩然，你才当几个月主编，哪个恁不听上级领导的话？你脑袋恁不开窍，哪个去管理你的手下？你说是个人的得失厉害，还是整个杂志社的集体利益重要？”我听了，一下子就焉了。

第十九章 181

我想，我以后要是跟美琪这样的女孩结婚，那无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没有温暖和亲切，没有爱情和心动，有的只是肉体的激情。但激情总是会消退的，若干年后，如果我和她连激情都没有了，那她在我眼里跟一个行尸走肉有啥子区别？

189 第二十章

谈起风花雪月的往事，我们都有点感慨，那是一场年少纯真的梦，是一道青春的伤，即使我们偶尔有过错，也是无心和可以原谅的，因为那是成长的代价。然而，是什么让我们在越来越成熟时却犯下了越来越多的不可饶恕的错误？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看不清楚彼此的真心？

200 第二十一章

磁器口的华罗锅看过我的面相，说我的前世是一只蜘蛛，公的，到处编织罗网捕食别的小动物，但最后会被和自己交配过的母蜘蛛吃掉。想想还真有道理，思娅和美琪就狠狠地咬了我一口。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。我曾问华罗锅这个劫数有啥子破法？他古怪地笑笑说除非那只母蜘蛛自己将自己吃掉。但蜘蛛怎么能自己吃掉自己？我搞不懂，再问华罗锅，他却笑而不答，说是天机不可泄露，否则要遭报应的。

第二十二章 209

泪眼朦胧中,我看见夜色妖娆里的重庆依旧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,充斥了暧昧不清的气息,我看见悬停在宝轮寺上空的那轮月亮依旧映照着人间的放纵和悲欢,此刻,一盏闪烁着幽幽红光的莲灯顺秋天的嘉陵江水悄然而下,我看见我的思娅,我亲爱的思娅啊,正长发飘飘裙裾飞扬地涉江而来,她眼中波光荡漾,脸上笑靥如花,像一位普度爱情的神女……



毫不讳言,重庆就是一个强壮鲜活的肾脏;而长江和嘉陵江则是两条畅通无阻的输尿管。汹涌澎湃的肾上腺激素常常让我血液沸腾……

第一章



二〇〇五年春天,思娅像一只发情的母猫上蹿下跳叫得我无比烦躁,家里那些可怜而又脆弱的器皿莫名其妙地跟她结下了血海深仇,成了她抓狂时猛烈打击报复的对象,最让我心疼的是,我收藏了多年的一块鱼化石,竟然被她歇斯底里地摔得只剩下了半截鱼头,为此,她重重地挨了我一巴掌。因为这一巴掌,我们开始了势不两立的冷战。冷战就冷战,我倒是乐得逍遥自在,晚上再不用回家看那小蹄子的眼色,每天下班后就窝在南滨路的茶楼里和一群狐朋狗友大摆龙门阵,或者邀几个长腿细腰的美女在解放碑的好吃街上边消夜边打情骂俏。闹到凌晨时分,才晃晃悠悠地到聂智群在观音桥新买的那套两室一厅里睡大觉。

如果用人体身上的某个器官来比喻一座城市,毫不讳言,重庆就是一个强壮鲜活的肾脏,而长江和嘉陵江则是两条畅通无阻的输尿管。汹涌澎湃的肾上腺激素常常让我血液沸腾蠢蠢欲动,每次看到

美女就两眼泛着绿光口水直流。聂智群就曾鄙夷地对我说过，浩然你应该去医院签订一份死后自愿捐献遗体的协定，否则你的遗体白白火化了简直就是人类学的一大损失，因为你属于还没进化完全的灵长类动物，喜欢用下半身思考，身上保留了人类返祖的许多特征，完全值得专家好好研究。我听了瞪着眼睛骂他丧尽天良。

和聂智群、孟辉以及《重庆金报》的两个美女记者在菜根香吃晚饭时，意外地接到了思娅这小蹄子的电话，她说浩然算了，我不想再跟你吵了，每吵一次都伤一回感情，你回家吧我们有话好好说。

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说回家我可不敢，怕你把家里东西砸光后会半夜起床砸我的脑袋，我老妈有心脏病老爸有高血压，我要是被你砸成个半身不遂白痴智障或者永垂不朽，我老爸老妈你来养活？

思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，喘气的声音明显变粗，估计是在强压怒火，然后她低声下气地说，我不该把你的鱼化石摔坏，我向你认错还不行吗？浩然你说话别老恁个刻薄好不好？说完她“哇”的哭出声来。

哭声越来越猛烈，我听得心肠一软，对着手机吼道罢了罢了，哭啥子丧，我回家就是了。末了还不忘刺激她一句，我又没死你哭个啥子？要哭也等我躺进棺材再哭，那样就没人怀疑你谋杀亲夫。思娅却无比怨毒地回了一句，你要真死了我不哭！

我最怕思娅这小蹄子的眼泪，1998年秋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在西师经济政法学院的男生寝室里，冰清玉洁的万思娅被我玷污，当时她哭得那个伤心，一屁股坐在窗台上，红红的眼睛望着黑黝黝的五楼底下，说程浩然你以后要是敢不娶我我就死给你看！我一冲动就拿起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在左手腕上深深地割了一道口子，神情肃穆地说，我程浩然日后要是敢负你，就万箭穿心不得好死！思娅当即扑上去，用嘴去堵我手腕上冒出的鲜血，汹涌的眼泪掉在伤口上，让我一阵阵的疼。后来每次跟思娅吵架，只要她一掉泪，我心肠就软了三分。

一九九九年五月，在毕业前夕的一次寝室卧谈会上，几个坏小子曾感叹地说，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不是原子弹和氢弹，也不是美国的隐形轰炸机和俄罗斯的基洛级核潜艇，而是女人的液体，女人的液体简直他妈的无坚不摧！说完，大家都无比淫秽地笑。

想想思娅虽然脾气大了一点，唠叨了一点，任性了一点，但平时对我还是很不错的。刚大学毕业那阵子，我到一所职业学校当经济学老师，那个时候我意气风发踌躇满志，总觉得自己将来是个人物，不甘心每个月拿那六百块钱混阳寿，于是上班才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，让校长惊讶得差点把眼镜从鼻梁上摔下来。辞职后我才发现自己太冲动，这年头大学生太多，不值钱，传说在解放碑用机枪一扫，撂倒的十个年轻人中准有八个读过本科，还有两具死尸分别是中国人大的函授生和北大的在职研究生。我一直没找到好工作，急得口腔溃疡彻夜失眠，我天天跑人才市场看招聘广告，却总是高不成低不就。后来我竟异想天开地打算倒腾中药材一夜致富，我和两个朋友跑到康定去收购了一批冬虫夏草，拿回重庆贩卖时却发现上当了，内行人告诉我们这些冬虫夏草都是用地蚕假冒的。我一下子赔了五万块钱，这些本钱里有三万块是思娅偷偷从父母的存折上偷取出来的，我原本说了两个月之内还她。

得知我上当受骗后，思娅吓得脸色发白，浑身发抖，被我拦腰搂住才不至于当场晕倒。更要命的是，思娅远在丰都的母亲不久就被诊断出了肝纤维化，当她老爸拿着存折去取钱缴纳手术费时，却发现存折上的三万块钱不翼而飞，得知是女儿将钱偷偷取了拿给我去倒腾药材，并且还亏了血本，一向对女儿宠爱有加的万父抬手就给了她一个重重的耳光，然后长叹一声跑到亲戚家去借钱。

几天后，手术费倒是七拼八凑地筹到了，但因为缺钱，思娅的母亲只能用一些比较便宜的国产药物和普通的治疗手段，不到两个月，老太太就去世了。后来思娅每次想起母亲，都会眼泪花花地跟我说，